



意象是中国艺术的精神纽带

◆ 奚耀艺

种种风格形式,在造型和色彩写生训练上,老师们直接教授印象派的绘画技术,以此来掌握造型能力、色彩关系和空间构图,并启发每一位学生各自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在苏美展厅里丁天缺的两件作品虽然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艺专时期绘画教学的活标本——印象派技术融入了画家个人的情感意趣,这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油画教育的起点。

画家、教育家吴大羽很早就提出了“势象”美学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中国书法的运笔和笔势,势象也是他的创作方式。他认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讲究势象美,绘画只能身随其后,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华。”他构建了一套他自己的势象理论,使书法笔意、画理造型转换糅合在一起,在具象作品中产生了书写意象美,并以此拓展,最终形成了其笔触激荡、形色贯通的抽象艺术。展览中其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具象作品《乒乓男孩》《花卉》

即有着书写写意的势象美;上世纪80年代的抽象作品《射戟辕门》形、色交融,笔触势象既丰富又令人回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与吴大羽一起写生创作和探讨思想的學生张功懋,这次展出的他上世纪50年代的油画《蓝曲》同样有着势象美,在笔触运动的快慢和虚实间,画中人物有着似有若无的意趣;新作《风景系列》笔势浩荡而意趣迸发……作为造型艺术,张功懋对抽象绘画的理解即不确定的形象就是抽象。“不确定的形象”就是能让画面自然充满着无限的意象空间,同时拒绝

了描绘和塑造物象的企图。

现代抽象艺术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对应我们眼前的真实世界它是非具象的,从欧洲到北美,产生了抒情抽象、几何抽象、抽象表现、极简等多种主义和表现风格,各自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归结到底,现代抽象艺术是艺术家对精神世界的情绪化或理性化表现,它来自于物质世界,同时也抛弃了物质世界的外在面目,它是个体情感的独立表达,它的语言最纯粹也最本质。

在印象主义绘画诞生前,西方艺术重制作、重修饰,画面基本不留空白且夯实,如有意象美也只能在画外体现。而从古至今,意象美一直是中国艺术家们始终追求的艺术品质,对物象的描绘也是线条的书写,在空间的虚实转换和虚实相生间,意境深邃而意趣盎然,笔不尽心尽或笔意不尽,都是对意象美的阐释。因此,技术上的写意书写性以及东方哲学的自然观辩证思想是中国本土艺术的精神内核。

当代中国的艺术是多元的,艺术家自由选择具象语言或抽象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这样的多样性中,画种、工具、材料都是外在的形式,重要的是内在情感的个体表现。江南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发祥地,从一批人到一小群人,再到一大批人,都在努力探索和寻求自己的表现语言。意象就是中国艺术的精神纽带,也是本土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标志之一,她的审美价值至今没有衰退,她是深深烙印在中国艺术家身上的文化基因。

古镇更新需要当代艺术

◆ 王南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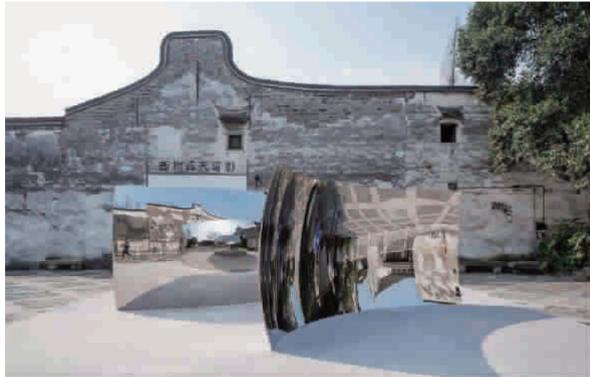
乌镇在3月30日第二次举办当代艺术邀请展。策展人冯博一希望用这个展览来讨论古镇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开幕时结合了论坛“扩展的场域:艺术介入乡村”以呈现议题。

其实,去年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中的论坛“民间概念与世界视野”就将人类学上的“遗产的批判理论”引入到了艺术讨论范围,通过对民间艺术的传统样式作历史考察,证明传统也不是自古到今不变的,相反它一直在不同的情境中作出不同的生长。这将非遗引入了一个与当代对话的关系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传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等命题,被置于新的反思式理论框架中加以推进。

非遗与当代之间的对话成了一种联动。随之而来的“艺术乡建”也是这样,在传统乡村中注入当代的因素,以当代艺术再思考提供的思想观念对传统乡村进行反思,形成一种又一种创新文化方案和具体行动。201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艺术介入社会的领域。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说,中国乡村可能需要进行一种传统与当代的对话。

由于当代西方已经没有城乡之间的分野,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圈内朋友去到欧洲作为艺术家驻留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小镇和乡村艺术节创作,印象中比较好玩的是德国一个小镇的木头节。艺术家上山去选择被准许砍下来的树木来做作品,无论是德国本地艺术家还是被邀请去的中国艺术家都是用木头来做当代形态的作品,有的还是很观念艺术的。参与这个艺术节让我了解到德国有关林木的管理,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来对待生态环境,这是这个活动带来的艺术之外的思考。

古镇保护是一门学问,如何更新更



一种前沿思考,它涉及方方面面。当代乌镇作为一个江南小镇,以传统建筑与文化名人资源为底蕴。为实施古镇更新,它建造了新风貌的美术馆和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引进了当代产业活动,如世界互联网大会;创办文化项目,如已经举办了六届的乌镇戏剧节以及当代艺术邀请展。乌镇的实验让古镇更新成为文旅融合的案例。当代艺术邀请展是乌镇对于古镇运营方法的另一种探索,这不只是说乌镇拿出了旅游产业收益中的百分之多少来投入当代艺术活动,从而获得多少利润,而是因为有了当代艺术,让乌镇有了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视觉,可以让游客在这些当代的装置、影像和综合材料的作品面前作沉浸式的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对策展人和艺术家来说,与开展和已经形成规模的美术馆的合作相比,创作和展示利用丝厂和粮仓改建成的展厅,和可以成为相嵌于户外各场所的作品,都带有挑战。而且,面对乌镇的观众群,也是很具挑战性的,因为这些观众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远远超

出了走进美术馆的人群范围。当代艺术的公共教育随着街道社区和乡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升,已逐步被纳入到策展实践中。如何评介这样的实践也成为了议题。当下“艺术乡建”中的种种评估指标,会更关注于有了“艺术乡建”后能带动多少旅游、文创和农作物生产等产业,而很少将公共教育与文化生活纳入到评介系统中。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采购和文化派送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在文化政策和实际资助上,现有的文化采购与文化派送同专业方向及原创成果相处不易。

另外,我们也亟需培养能够进入社区和乡镇的艺术活动策划人和专家。我在社区枢纽站的工作中,体会到这项工作比在美术馆难度要大得多,所要面对的疑难杂症——从空间利用、到受众对象,再到处理错综复杂的现场状况中所需的应对能力的全面性相当考验人。借用今年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的策展人艺术介入社区,介入乡村,“时间开始了”。



定海是三毛的老家,在小沙,有着三毛祖父的百年老宅。家乡人亲切地唤三毛为“小沙女”。“三毛散文奖”自2016年创建以来,两年一届,在全国甚至世界华人中都产生了影响。文学奖在社会上产生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三毛拥有不同年龄层的粉丝,许多人不仅读她的书,也沿着她的足迹走遍千山万水。三毛倡导的“行走文学”,至今仍是时尚的行为。

三毛的故居,三毛酒吧,三毛博物馆,随着三毛散文奖的举办,重新热起来。地方文化,旅游引导,都需要深具人文意识与拓宽思路的设想。年轻旅人与三毛粉丝,亲临三毛故居,观看三毛回家乡会亲友的录像,亲切、感动、感慨。三毛博物馆内的实物与照片,展现着三毛的人生轨迹与文学痕迹,细细观看,对她的作品会有新的理解。三毛散文奖文化旅游线路的推出,受到全国三毛迷的喜爱。第一届三毛文学奖的颁奖会,一对年轻的在上海工作

与生活的西班牙夫妇,特地赴定海,与三毛粉丝见面,做讲座。西班牙是三毛丈夫荷西的家乡,中文流利、热爱三毛作品的这对西班牙夫妇与定海结缘。每届随三毛散文奖的颁发,同时举行大型文学论坛,比如“三毛与行走文学”“新时代新散文新分享”,组织作家们深入采访定海人文历史基地和火热的建设现场,创作一批反映定海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散文精品。这是“请进来”,也会“走出去”——组团赴中国台湾推介三毛散文奖,拓展三毛散文奖在对话工作中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融合的价值。第二届“三毛散文奖”的颁奖会即将举行。在家乡举办全国性的文学奖项,浓浓的文学气氛,远来的名家,开放的讨论,也熏陶与培养了定海本地的文学人才。视野不一样,格局也不一样。一个文学奖项,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盘活该地区的文化结构,其所带来的文旅影响力、社会与文化影响力,在未来还能见出效果,定海的作为对于我们是有启发的。

一个奖,一座城

◆ 蔡山



如今中国正快速步入老年社会,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重病卧床老人日益增多。如何关怀并帮助这个人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近日举行的第29届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颁奖典礼上,81岁的刘子枫因话剧《生命行歌》中陈阿公一角摘得主角奖。当上戏戏剧社袁东瑞社长搀扶着他上台领奖时,他动情地说:“我从艺60年,在我所有获得的奖项中,这是第一座话剧表演艺术奖。我等了20年,我回归话剧舞台的夙愿实现了。”

《生命行歌》的题材是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主题新颖而接地气,呼吁社会对于一个个平凡而又珍贵的、即将离去的生命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尊重。1967年,英国护士桑德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圣·克斯托弗临终关怀院。“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那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那一刻。”镌刻于关怀院墙上的名言,最好地诠释了安宁疗护的价值观。但是,在我们国家,很少有艺术作品涉足这个题材。

《生命行歌》视角独特,用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探讨生命尽头的选择和尊严,带领观众感受患者“生命最后一公里”的痛苦与欢笑。透过青年护士嘟嘟的工作日志,讲述了“舒缓医院”安宁病房里每一位病员的独一无二、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曾经是评弹演员的黄阿婆,如今只能断断续续想起几句唱词,见人就问“依是啥人啊”;孤独坎坷一生的陈阿公,入院时大发雷霆、拒绝治疗,念念不忘的是:要带着尊严,“体面”地去见已逝的恋人,给她唱一支歌;曾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吴老伯,因自己成了儿子的拖累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富豪高总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幡然醒悟人生诸多遗憾,并非金钱可以弥补;下岗工人许老伯生活贫苦,却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他那温暖的小家……他们用不同声调的深吟浅

唱,唱出了一组起伏跌宕的生命行歌。81岁高龄的刘子枫全身心地饰演剧中的陈阿公。他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把一个饱经磨难、在边远山区执教一生、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临终前的内心世界演绎得真实感人。陈阿公因命运坎坷、病痛折磨,刚进院时也脾气失控,但当护士嘟嘟请他帮忙做吴老伯的思想工作时,他立马“回归”一位教师的身份,人情入理地开导吴老伯;同时也使自己对人生旅程大彻大悟:“长歌当哭,向死而生。夏花与秋叶,悲壮生死情。我要在生死路上——且行且歌,且歌且行!”刘子枫在舞台上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是形体束缚挡不住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才艺来塑造这个人物。在怀念乡村岁月时,声情并茂地唱起了陕北民歌《脚夫调》:“三月里(那个)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赶脚人儿(哟)这样高兴”;他在哀悼英年早逝的洪护士长时,又当场挥毫,写下“生命行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80岁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安振吉饰演退伍军人吴老伯,以他情感逼真而饱满的表演和扎实的台词功力,展示了现实主义戏剧表演的本质。他听从陈阿公的劝说,强忍痛苦,以笑脸迎接儿媳的一段表演,令儿孙惊诧而欢愉,令观众唏嘘落泪。饰演洪护士的国家一级演员刘婉玲,虽然戏份不多,但她以真挚温情的表演,说明生命是一场旅行,感恩旅途中所有的遇见,感恩生命中的陪伴。难得的是,这出戏的演员阵容实在强大。在本届白玉兰表演奖评选中,除刘子枫获“主角奖”外;还有安振吉,获得了“配角奖”;上戏学生胡可欣获白玉兰新人配角提名奖。一戏三奖,引人瞩目。其实,演许老伯的杨宝龙、演高总的马晓峰、演洪护士的刘婉玲、演黄阿婆的评弹演员刘敏,都是名演员,表演都非常细腻感人,如此便成就了一台好戏。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唱,唱出了一组起伏跌宕的生命行歌。

81岁高龄的刘子枫全身心地饰演剧中的陈阿公。他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把一个饱经磨难、在边远山区执教一生、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临终前的内心世界演绎得真实感人。陈阿公因命运坎坷、病痛折磨,刚进院时也脾气失控,但当护士嘟嘟请他帮忙做吴老伯的思想工作时,他立马“回归”一位教师的身份,人情入理地开导吴老伯;同时也使自己对人生旅程大彻大悟:“长歌当哭,向死而生。夏花与秋叶,悲壮生死情。我要在生死路上——且行且歌,且歌且行!”刘子枫在舞台上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是形体束缚挡不住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才艺来塑造这个人物。在怀念乡村岁月时,声情并茂地唱起了陕北民歌《脚夫调》:“三月里(那个)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赶脚人儿(哟)这样高兴”;他在哀悼英年早逝的洪护士长时,又当场挥毫,写下“生命行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80岁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安振吉饰演退伍军人吴老伯,以他情感逼真而饱满的表演和扎实的台词功力,展示了现实主义戏剧表演的本质。他听从陈阿公的劝说,强忍痛苦,以笑脸迎接儿媳的一段表演,令儿孙惊诧而欢愉,令观众唏嘘落泪。饰演洪护士的国家一级演员刘婉玲,虽然戏份不多,但她以真挚温情的表演,说明生命是一场旅行,感恩旅途中所有的遇见,感恩生命中的陪伴。难得的是,这出戏的演员阵容实在强大。在本届白玉兰表演奖评选中,除刘子枫获“主角奖”外;还有安振吉,获得了“配角奖”;上戏学生胡可欣获白玉兰新人配角提名奖。一戏三奖,引人瞩目。其实,演许老伯的杨宝龙、演高总的马晓峰、演洪护士的刘婉玲、演黄阿婆的评弹演员刘敏,都是名演员,表演都非常细腻感人,如此便成就了一台好戏。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次亚洲巡演,北京站和上海站的演出曲目竟然完全不同,上海站的曲目令人眼前一亮,听多了德彪西的《大海》,此番他的芭蕾音乐《游戏》以及《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幻想曲》可称得上是“练耳”的绝佳体验。《游戏》是德彪西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同样也是一部精致而新奇的芭蕾音乐,十分抽象、充满隐喻,却又大胆前卫,德彪西的表现手法大胆、前卫,音高、节奏、音色、力度、力度等诸多元素不断变化,考验着指挥和乐手。与2016年上海的那场音乐会一样,

现实题材影视作品《都挺好》和《地久天长》因为“大团圆”结局引发观众不满。一个是家庭与女性主题,一个是时代裹挟下个人命运的主题,主题虽不同,结局却殊途同归。观众对“大团圆”不满的情况不是一两次了,似乎在涉及现实题材时,“和解”越来越难被接受,而这种“不接受”也不仅仅是发泄情绪这么简单,甚至,有时候是针对作品“站队”的问题。

观众不接受大团圆,有时候是因为电视剧没有给出足够的说服力。《都挺好》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在奠定:非常戏剧、真的写实。戏剧冲突一路狂飙,悬崖勒马便很难勒住。以苏母的死亡为开端,《都挺好》让多年不见的苏大强与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三个子女重新聚在了一起,冤家聚头,陈年恩怨渐渐浮出水面。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啃老、养老等问题引起热议,而苏明玉的委屈让观众纷纷留言,倾诉自己的亲身经历,并表示坚决不接受“大团圆”结局。

该剧扭转局势的招数有三:一是有敌来犯,共御外辱。舅舅一家的到来,让苏家暂停了窝里斗;二是苏明成替苏明玉打人;三是苏大强老年痴呆,唯独记得给苏明玉买练习册。《都挺好》前面情节的焦点在于

“揭露”,打破虚伪的“家和万事兴”,揭开家庭的伤疤。然而结局竟因为这三招,让苏明玉辞职照顾苏大强,两个哥哥仍然可以啥事不管,再次“家和万事兴”。

观众觉得自己被“牛不喝水强按头”。特别是年轻观众想问,历史到底是进步还是循环?上一辈的人格构成是否会在下一辈人的人生中起作用?在医院,苏大强对被打的苏明玉说:“明玉,你太像你妈了。”这句话对苏明玉和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而言,打击程度不亚于承受苏明成的暴力。苏明玉从上大学开始不花家里一分钱,打拼赚钱,跟苏家拉开距离,到头来,还是成为了一个跟苏母一样强势的人。上一代就是苏母为苏家的三个男人牺牲,这一代,变成了苏明玉为他们仨牺牲。

有的观众反映,刚开始一直在追剧,中间落了集,后来直接看了结尾,一脸蒙圈地怀疑:前后看的是同一部剧吗?观众需要看到现实有可能改变的希望,《都挺好》的结局直接把希望给掐灭了,那些所谓大团圆结局最后应了那句“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地久天长》的结尾选择了和解。电影最后,李海燕生命垂危,王丽云和刘耀军重返故乡,去医院看

她。多年以前,李海燕一家的行为,扼杀了刘耀军的两个亲生孩子的生命,一个溺水身亡,一个胎死腹中。无法承受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只能远走他乡,对于他们而言,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等待。而李海燕因为愧疚变得精神异常,身患癌症,在临死前,跟王丽云说了一句:“咱们现在有钱了,可以生了。”很多年轻观众对最后冷不丁的台词感到困惑:这是钱的事儿吗?

在导演王小帅的朋友圈营销之前,总体而言,《地久天长》这部电影口碑相当不错。它的名声主要由两部分硬实力组成。一是来自主演王景春和咏梅的影帝、影后桂冠,二是因为这部电影反思了时间带给人们的伤痛。不论是创作者本身的出发点 and 态度,作品都不应该以“人人都死了”为由跟现实妥协。对于那部分年轻观众而言,“你有表示忏悔的权利,我理解你。同时,我也有不原谅的权利。”理解和原谅是两码事。

从热衷上网的观众的年龄来看,他们相当年轻,可以说他们正怀揣着改变世界的美好理想,不喜欢虚伪和中庸,不愿意妥协;也可以说他们少不经事,还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看到事情的复杂性。不接受“大团圆”,不接受妥协或者“委曲求全”,是他们为自己代言的方式之一。

101岁的乐团来上海

◆ 茅亦铭



很多资深乐迷用于测试家中音响设备的“试金石”——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最近到上海演出了!该乐团1918年由著名指挥大师安塞美创立,1938年吸收合并合并洛桑广播交响乐团。直到1967年引退之前,安塞美一直担任着这支乐团的首席指挥,足有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段时间内,安塞美与乐团为古典音乐厂牌Decca,灌录过无数优秀的唱片,从而闻名于世。今年是这支传奇乐团建团101周年,此次亚洲巡演意义不凡。

乐团音乐与艺术总监、英国指挥家乔纳森·诺特率团巡演,诺特是当今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中生代指挥家之一,2017年,在结束了与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长达16年的合约之后,受邀接任罗曼德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他的带领下,罗曼德管弦乐团不但延续了深厚的德奥音乐传统,也进一步扩展了其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卡交响诸曲《小巫师》。《三乐章交响曲》写于新古典主义时期和二战期间,多种音乐元素和音乐思潮相互碰撞,整部作品充满了多样性和矛盾冲突。但凡听到杜卡的《小巫师》,不经意间就会将迪士尼的动画《幻想1000》与之联想起来,这是一首诸曲体裁的标题音乐作品,标题取材于歌德的叙事诗,非常有趣,也很有丰富的色彩感。孩子们也都非常喜爱这部作品。当晚最大的“彩蛋”莫过于诺特带领乐团返场,演绎先锋派作曲家盖蒂的《罗马尼亚协奏曲》第四乐章,以这样一部欢快、激昂的作品收尾,也看得出乐团的诚意满满。